史通訓故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後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别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𠷎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𠷎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邪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

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校三字

按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佗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曾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畧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

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犨郤至郤錡及齊國佐語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

春秋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

春秋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佗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校三字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

家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旣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校三字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録須存凡例按斯志

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録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巳不當重言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畧無准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搉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簒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

國者耳至如三晉踐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僞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校二字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毋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灾眚歲月既

逞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校二字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

水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内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校三字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氷尋其解春秋之無氷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氷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

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陵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氷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已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校二字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睢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

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校一字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

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簒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畧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灾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唯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

王氏簒國之徵生而不舉棄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
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
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齒者
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
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産具述其
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
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
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其

閩輔申宅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婭諱者也今諺曰弟與兄爭婭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之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校三字

前漢書諸侯王表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注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之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謻臺是也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爲私竊隱藏之耳

前漢書王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後漢書董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前漢書眭弘字孟魯人少從嬴公受春秋孝昭元鳳三年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

乃陰類下民之象太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霍光惡之乃誅孟

前漢書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横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戸者皆莫見至句盾中覺得

前漢書成帝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

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鬭龍弗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厥徵之恒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群妖述雨氂爲灾而不録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蓋學有不同識無

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校二字

左傳云宋人逐猰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佗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佗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案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鷄而傳介衞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殺萌於解黿郤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

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𢽣

左氏遺逸甚多也　校一字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灾眚賢哲占候

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

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狥

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毋

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它皆可知又案斯

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

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

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大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弩繫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素實皆不言其應此乃曾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盖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

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尚書周公居東二年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春秋左傳隱公三年冬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史記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生毛

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敗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齊侯伐之民

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鄖侯之館病死
前漢書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非景帝也
前漢書于公爲郡决曹東海孝婦姑自經死太守
論殺孝婦于公爭之不能得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
倘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弱臯比之室殺其
宰華吳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遂奔陳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
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抶魋而奪之地出奔陳
春秋左傳季郈之鷄鬭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
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春秋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春秋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宋與
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
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
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于咢嘗之而出公怒夏子公弑靈公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遂謀誅三郤

前漢書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內史叔興曰明年齊有亂劉歆以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齊分野也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也注五公子謂無虧元昭潘商人也

前漢書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爲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無盛齊楚之君令失制度將爲亂其後封齊悼惠王子六人爲王景帝三年齊楚七國反非七山也

春秋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三月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

五行志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麦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爲沴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校三字

春秋成公元年無氷班氏以爲其時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

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水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弑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一作譏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足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爲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爲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爲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會身四

王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頻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以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校二字）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

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弒君陰勝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輙謂僖公暮年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校三字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云　校三字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案本

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毋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譏太子座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棄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

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遺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氷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

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兹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佗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

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爲州滿事具王劭續書志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覇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輙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校四字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

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大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衞弑君越滅吳曾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輙與

三晉連名惣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覩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畧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弒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灾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校四字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

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脩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産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灾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産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

歟　校二字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禆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校二字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敖如晉始聘

春秋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

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爲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不賀王使讓之對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楚子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記至楚封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魯宣公薨成公立成公薨襄公立襄公薨昭公立凡四世

史記楚穆王卒子莊王立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是爲郟敖公子圍弒郟敖而立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

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春秋左傳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縊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淸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使荀罃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矣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即位于朝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春秋左傳晉悼公會諸侯于鷄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辱何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公悅使魏絳盟諸戎

春秋左傳襄公十年晉悼公伐鄭己酉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復伐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行成九月諸侯悉師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左傳楚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

春秋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縊招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子勝愬諸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門人太康盧　申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終

史通訓故卷之二十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校二字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贊

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
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爲楚相楚王以覇病死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
難曰盖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窾隆異等脩
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
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眞眉目口
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

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惟兒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憂中行事豈人倫所爲者哉　校二字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

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
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
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刋正無可釐
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校二字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
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
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
毋爲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
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校三字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

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桼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群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

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燋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校二字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孟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幷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

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仍使別駕計日告之既
還先期一日仍爲遠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盖此事不可信者三馬援漢時方伯儀比諸侯
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槊填咽彼
草萊稚子鄙亂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
安能犯騶駕凌禮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
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群
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
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
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

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盖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怱有三科権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校二字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雜記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

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巳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兄魏武經綸覇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玆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盖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兄英畧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

調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汪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録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　校四字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惜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歸然無害也　校二字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

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恵於貧餧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玆流非一如張湛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州貸犬待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甘麄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

菜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謬矣哉 校字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豘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惟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

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央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慼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兒乎溺情犹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校二字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

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

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别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别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畧識惟愚

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謬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韓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人頓首再拜曰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春秋左傳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後漢書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數

之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所曰促召之根乃召其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所驚懼悲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春秋左傳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春秋左傳衛州吁初立未能定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史記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説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高祖大驚乃尊太公爲太上皇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

春秋左傳齊襄遊于姑棼連稱管至作亂徒人費遇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毋娼一作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一爲中允四載不還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顧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埽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

臣斯稱徵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譽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録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顧彼泉數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

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絶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

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盖由杜彼顔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

之此職其傳其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脩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抵群公屢辭載筆之

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
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隷名脩史其職非一如張尚
書崔左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
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
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
并門可張羅府無堆按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
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鈸鈸故推
爲首冣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
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
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

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巳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駈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立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盻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措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巳久石渠掃茀思子爲勞令之仰追唯此而巳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牛弘甞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

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

爲恨兒僕未能免俗能不蔕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
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
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
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
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
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
其短共雠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
難　校十字

史記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徵見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史記季布爲河東守孝文特有人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曰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臣恐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黙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爲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乃遷之幸舍

史記汲黯始爲列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爲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黙然

門人中牟張允亨校

史通訓故卷之二十終

大梁楊國

跋

王損仲注文心成寄余於兗東及余歸而損仲史通之注復成憶年少時二書皆讀一再過苦引證有未悉者令注悉而老夫耄矣不能讀也以付晟孫嘗讀漢史稱鄭莊年少官薄其交游皆大父行及天下有名之士也

禎仲王父與先孝廉凡為同年余何敢當有名之士而較之禎仲先一飯矣禎仲交游可知也且當時貶秩官薄亦不進政與禎仲今日同嗚呼自非困抑亦烏能博與如此哉

都水使者劉不息

史通跋

史通者何蓋曰諸史通考亦猶夫馬端臨之文獻云爾若乃應劭之風俗通漢儒之白虎通洼丹之洼君通范質之通錄戴羽之通傳熊克之通略杜佑之通典義均有取於斯焉矣小司馬損仲以頡異成其該博懸車以

來謝絕塵冗日唯以杜門著書為不朽之業既取文心雕龍注之玆後有史通之纂述校讎紬摩娑凡立例刪贋訂訛旁援互證抉秘補漏提要括繁事詳而核辭贍而雅條分而貫上下數千百年理亂興衰之跡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諸掌用力斯

已勤矣况公諸人而廣布之則
王充之論衡詎唯蔡邕得之而
已耶此編不啻楚詞余則愧晁
無咎之後語云

同年陳九職謹跋

門人朱釪書

跋史通訓故

明興以來載筆不乏至於紀傳之體猷鄭端簡公吾學編耳吾友王損仲思欲删潤一代之大典故於史通一書深以究心其訓注該愽信史家之龜鑑也損仲淵雅卓犖異日著述必

将與龍門蘭臺分鑣共馳此無俟余
言抑閭之子長下吏故感槩於游俠
貨殖之間蔚宗被出故致意於盧俳
榮辱之舉此亦各從其所好也犢仲
於臧否處太分明以之涉世誠齾落
落穆穆之風若以之勒史則袞鉞以

闕不可無此剛腸也故因跋此書而

及之

年弟黃池薛永寧安期甫

男獻豐書